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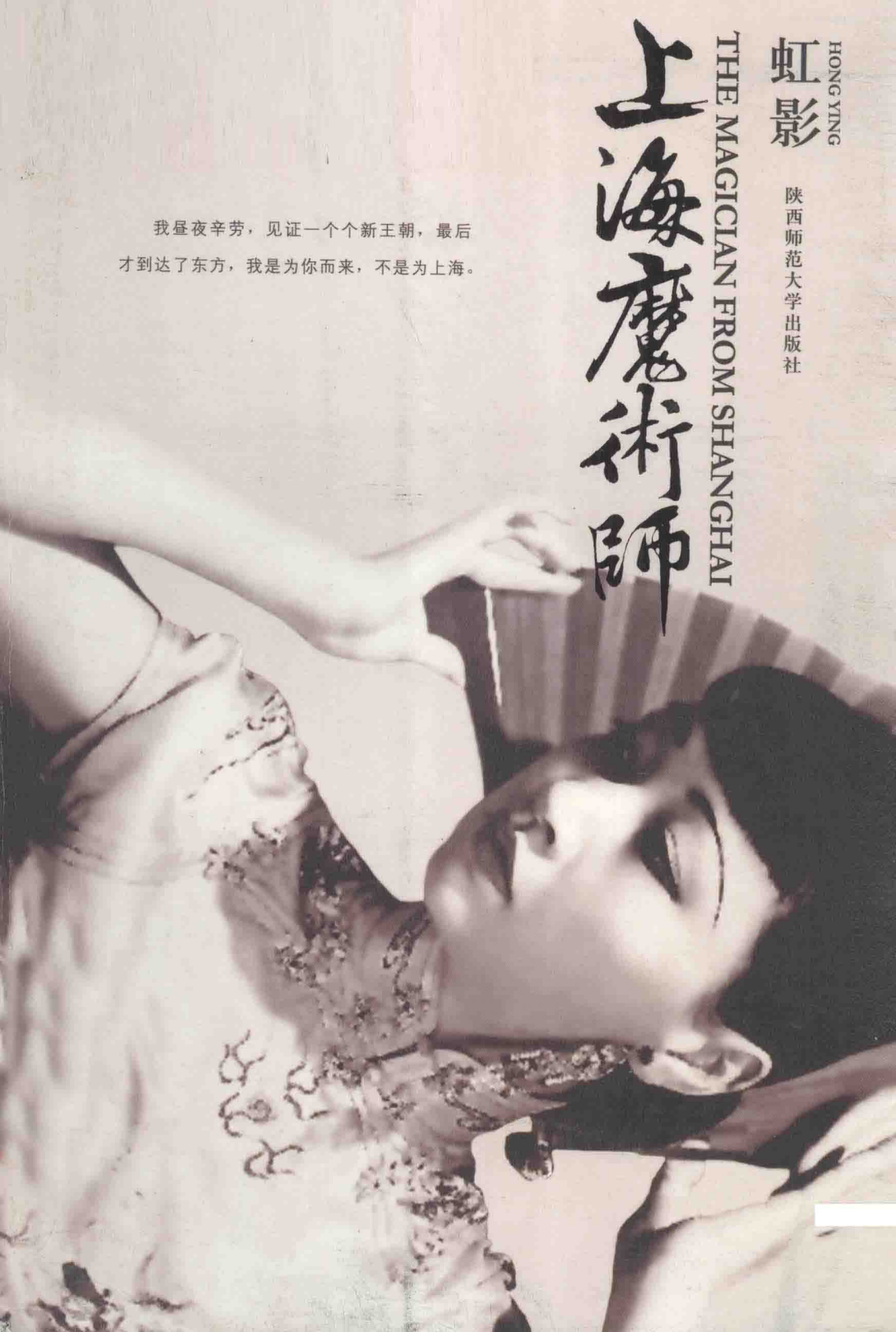
HONG YING
虹影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THE MAGICIAN FROM SHANGHAI

上海魔术师

我昼夜辛劳，见证一个个新王朝，最后
才到达了东方，我是为你而来，不是为上海。



HONG YING

虹影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THE MAGICIAN FROM SHANGHAI

上海魔术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魔术师/虹影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12

(虹影文集 珍藏书系:3)

ISBN 978-7-5613-4322-7

I.上... II.虹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4916 号

图书代号:SK8N0991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姚维青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15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322-7
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修订本说明

谁有耐心坐下来，如张爱玲小说写的那样，点一柱香，看这本小说？没有，现时读者没这份闲心。

而写小说，就是将闲心聚集，日夜思之，绞尽脑汁，再付诸纸上。这本小说，比较考究语言，我花的闲心也最多。

这次修订，常几更深了，也在变幻语言的魔术，尤其是兰语，可是最后，怎么看，都不完美。

有人说得好，正因为不完美，完美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。

真是一语解千愁。

我用手搭凉棚，望苍茫海水中的一叶小舟，祈求上苍保佑那对少年人渡过惊涛骇浪，平安到达彼岸。写作多年，惟有此小说一反悲剧结尾，这次修订，仍是保留。

既然再也无法忍受,我们情愿独自留在
雅典。

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离天三尺三,月低
眉,马下鞍。

——《民谣》

纪念鹰屋 16 号

第一章

他说，你知道《传道书》怎么开头吗？“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。”

手指敲敲孩子的脑袋，让孩子站定听他讲，“明白吗？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大卫的儿子，只可能是我。我受主差遣，遥远的过去，开始做准备，先就写好《传道书》，你是本王的王子，最聪明最能干，千万不要忘。”

男孩早就点头了，一脸认真。

他继续说：“不要不高兴听！我昼夜辛劳，见证一个一个新王朝，最后到达东方，我为你而来，不为上海。”

他看着街道上空一道灰暗的天，继续说：“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，有人孤单，无家无母，极重的劳苦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”

“我难受，”男孩子突然说，“父王，极极极难受。”

他看都不看一眼，只把孩子抓得更紧：他们正穿过城隍庙最挤泼翻的地方。庙前的大场子各式吆喝、各种香味。他得找一个马戏班主谈生意，想参加一个小场子。

我主，饶恕这些罪人的灵魂。在这个恶孽之城，我要向多少狗娘养的求情？

有一点不需要主提示，在这嘈杂的所多玛，他非得把这孩子捏紧不可。好奇心不仅夏娃有，亚当也有；偷孩子虽不是中国特产，想抓走这个俊俏男孩的人不会千年难遇。近来这孩子听话了一些，也



许不会长成叛逆的该隐。

男孩子又在叫了，声音凄惶：

“父王，透气不过。”

他俯下身来，看到孩子脸色灰白，眼神满是恐惧哀怜。

“我的王子，”他严厉地说，“什么难受地方？这可不是香柏木宫。”

被他叫做“王子”的男孩，好像就要晕倒在地。小东西十有八九在耍滑，他蹲下，抓住孩子的双臂，“到底，什么地方难受？”

男孩子喘不过气来，双眼翻起一片白，手直抖：“每个地方，上下全身——玛玛拉，达达哈。”

这样子像癫痫，一着急时，这孩子会各种语言一齐上。小东西已跟了他八年，健康得像条小狗，从来没有病。不然，主早指了别的路。

应当让他坐下，四周人来人往，没有地方可坐。附近有个摊子，卖臭豆腐的，香气扑鼻而来。摊主正期望地看着这一大一小。他扶着孩子过去。

“这位洋先生脸熟，”摊主热情地迎上来，“一毛四方，火辣火烫，随用辣酱。”

男人笑嘻嘻地点头，占了板凳说：“就借个座儿，借个光儿，孩子坐一坐就走。”

“不吃？”摊主笑脸一下子收住。“不吃别占座，您给个面子！我们做小生意，您洋老板，就抬举别人吧。哎，您——”他话没说完，瞧见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姑娘走来，急忙转头去招生意了。

男孩子按着肚子哼哼。

“到底，哪门子事？臭小子，耍本王花招？”

男孩子头垂着，只是伸出手，指着右前方。那边正有一大群人，有的在喊好，有的往里挤，不清楚他们围观什么。男人急了：“什么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里面，英赛德，”男孩子喘着气说，“里面有人折断我。”

“折断你？怎么折？”

男孩子痛苦万状地扭着身子。男人急得团团转，忽然想起一个办法，摊主正给另一个顾客盛一碗臭豆腐，他一把拿过来，“我们先要的。”他把碗放在男孩手中：“让他吃，吃完我就付钱。”

摊主不会让男孩不付钱就走，这样他就可以离开几步，看个究竟。能让这个男孩发神经说胡话，必是天下最蹊跷的勾当。人围得紧密，男人费尽力气才靠近。不过，挤不进没关系，他个子高，已经看明白。

是个杂耍班子。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，跪着翻身，上身反扑过来，肚子朝天，脑瓜从双腿之间伸出来。一个身材矮小的少年站上她的肚子。小女孩两腮和嘴唇，点着红艳过分的胭脂。

这一招叫“翻天庭”，他不是第一次见到。围观的人群喊好，撒钱的人却不多。一个双鬓有点灰白的粗壮男人，在抱拳打揖转场子，嘴皮翻得快，声大如宏钟：

“观音娘娘身边玉女下凡神仙功！哗啦——各位看官洋钿哗啦——哗啦——哗啦，先谢过各位老板慷慨施舍！”

女孩被踩了几圈，班主喊了十几个哗啦，才有人丢出一两个铜板，班主赶快拾起。少年从女孩身上翻身一跃而下。班主又高声一吼：“各位发财大看官宝眼看仔细啰！”

旁边走出一个青年壮汉，个头极大，他先一只脚颤悠悠地试试小姑娘的双膝，又试试小姑娘的肚子。周围人伸长脖颈，这个壮汉可能有两百斤重，场面有点吓人。连小姑娘也收起笑容，似乎有所准备。

“三百斤铁塔，山大罗汉，玉女纹丝不动也能抬上天！纹丝不动抬上天哪！”

壮汉踩上了女孩的肚子，女孩脸都白了，笑容很勉强。

那男人心里一惊，想起男孩，回过头一看，臭豆腐摊边凳子上没有人了。“不对，”他心里骂道，“臭小子，我上你大当！”他用力往外挤，可这时有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，有些嘶哑的嗓门，痛苦地喊：“父王，我受不了。”他马上停住了。

“好！”人群喊炸开。他高过许多围观者，转过头一看，那个壮汉站在小女孩胯上，正颤颤巍巍专心做金鸡独立的姿势。

“停下，停下啊！哇呀，父王。”男孩已经痛得滑倒在地上。

男人说：“我是个洋人，弄出事来，管事的不照应我末途。”

人群更喧闹了，班主又在喊：“看官大发财！哗啦哗啦啦赏钱如



泼水！今天大利市多谢捧场！”

他焦虑地抬头往里看，大吃一惊：那个班主满脸流汗地举起一个大缸，站在小女孩的身上的壮汉正要接过去。班主在狂喊：“金刚宝眼看清楚啰！下钱就显功，撒钱啰。撒钱神功不散！神功不散！玉女抬天！玉女抬天！罗汉不倒啦！山上加山啦——”

“杀人啦！”男孩子在地上抱住男人的腿惨叫起来：“杀人啦！”

孩子骇人的叫喊惊动了整个人群，有人跟着尖叫起来，“不好啦，杀人啦！”一下子炸了场，也有人趁势去抢洒落在地上的赏钱。壮汉早就跳下来，推倒抢钱的人，钱币撒在地。女孩子喊了一声，鲤鱼打挺翻身跳起，来不及做个收势，就一头冲去抢钱。

男人一把拉起男孩赶快跑。听到后面闹哄哄中有声音在喊：“洋瘪三白吃不付钱！”“抓洋瘪三！”

他使着力气拽，不管孩子步子小跟不上，钻进没人的小弄堂，才停下来看男孩：孩子好像没事，气比他还匀，笑嘻嘻讨好似的看他。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他真的生气了，在上海滩混饭吃，绝对不能卷到哄闹场面里去：什么麻烦都可以惹上身。

面临挨骂，男孩嘟着嘴说：“格辰光就是痛奇，浑身上下骨头啪啪响。”

男人想了一下：场子里小女孩身子如绢花一样折起，壮汉站上她身上时，他也捏了把汗。这把戏叫“内功”。主也不能保护女孩内脏脊柱。女孩不值钱，这种事常常发生。以前他们在各码头上遇到过这种杂耍，男孩只是不喜欢。这次不一样，没看见，怎地闹个死去活来？

反正已经过去，连那位卖臭豆腐的，都没有抓住他们。真到了要付钱，即使一毛，也拿不出，也舍不得。

几抹斜阳搭在弄堂，在那些晾晒衣裤上添了些红光。正事正经办，赶快找那个马戏班主。他的王子跟着他，竟也吃不上臭豆腐！这上海遍地是钱，怎就没有他的？

所罗门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列王。经书难道会开笑话？他这样信神之人，会跳不出地狱？我主说了，不要与一切仇敌纠缠，他要以我名建殿，我必坚定他的信心。

琐巴王利合的儿子正往大河去，是啊，无论东方西方，主都让我得胜，主啊，但愿这不是我奢想。

第二章

满街说什么空中堡垒，怪名字又叫 B-29，要来炸上海。警报器一响，上老下小的市民，在家里床和桌子上垫了厚厚的棉被，一家子钻床底。日本当局派人日夜守着报社，不让透露战事的消息，不过只消看大世界生意淡了，比多少张报纸消息都灵。

一辈子倒运的人，难言吉凶，这回居然运气轮转：天师班走了一辈子江湖，搭草台班，做梦也不敢跨进大世界那道门槛，这回真的到里面大场子演出。

师父说，能做几天草头王，也是大喜。整个杂耍班子兴高采烈跟着他来了，一板车就拉足全套道具。

兰胡儿转过了路口，就看清楚大世界那扇大门，镂花铁门八字朝里开，光光色色贴着海报。她走进去时，警报响了，刺耳刺心地叫着。

她直接跑上了屋顶花园，喘着气看天上：一排飞机越飞越近，小机护着大机，几乎要刮到不远处的二十四层国际饭店。

兰胡儿这才觉得脚下有点不对头，原来布鞋浸在地上一滩积水里，她恼怒地盯着鞋子，一路跺脚，手指天空叫唤，“炸狗日本军营，吓吓矮冬瓜！”

飞机没有扔蛋，天上透亮蔚蓝一片儿，铁鸟的吼叫一丁点也听不到了。

兰胡儿失望地跑下楼梯，大世界门厅里已恢复正常，往来着游客。圆柱大厅气势辉煌，留声机里放着舞曲，进大门的人，往两排哈哈镜走去。

进大世界那一年，兰胡儿和燕飞飞都应当是十三十四，两人一般高，形同姐妹。不过兰胡儿下巴略尖，燕飞飞稍圆，兰胡儿眉眼比燕飞飞俏皮，燕飞飞笑起来比兰胡儿水甜，这是以前男女看客的评说，两个女孩自己没比过。

兰胡儿握着燕飞飞的手，与游客们挤一起看哈哈镜，那种笑得大开嘴的女人特别讨厌，没有一点儿体面。右侧站着的一个少年，朝镜子做鬼脸，还嫌镜子里的茄子不够难看？镜子弹过来少年鄙夷的一瞥，她刚要回报，忽然看见一个大洋人，黑礼帽下揪出一个长鼻子，一圈胡须缠在嘴边，他对少年冷冷地说：“上路！”

两人脚步带过一阵风，仿佛遁入镜子，一眨眼就没了踪影。

兰胡儿掉过脸来。大厅里走着一个大波浪卷发、鬓头插着珠花的女人，那身丝绸旗袍开衩到大腿，穿着高跟鞋。

兰胡儿看傻了。女人下巴上有颗痣，笑起来更不像人间凡人。跟她这种小姑娘比，那女人活在另一个世界。兰胡儿禁不住拉开手掌虎口，估摸女人那鞋跟到底有多高。

她一边比，一边拉着燕飞飞拾级跟上，脚步飞快。

都说这儿外观仿西洋，里面却一派国色古香，相连五幢楼，弧形排列，两主楼间一条百米天桥相贯。场子里南音北腔，花样百出，全是沪上名旦坤角，很有看头，国产片英美名片老片日本新片，各式名小吃美味，皆有尽有。都说男人一进大世界腿发软，女人一进大世界跑得快：交际花喜欢来，姨太太更是离不开，过道上清雅素面的学生来看电影，旁边走着好不容易放假一天的女佣奔扬剧去。雅俗各得其所，各走其门，不喜欢来这里的女人还未出生。

闭上眼睛，兰胡儿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叨：“已应愿，谢谢上界大佛！”

她张开眼，就看见张天师不耐烦地朝她们招手。两个小姑娘对眼叹口气，懒懒快快地走过去：刚刚出来沾一点大世界光彩气，要准备开场了。

师父正脸警告她们：大世界正儿八经是比武场，不能溜出场去白相！一场完，另一场得紧跟上，心神儿不能分岔子，不然观众走散。

大世界老板派人来场子点空座，倒扣酬金。到时我们岂不喝西北风？不准出一点儿漏子！

第三章

所罗门带着加里，在大世界五层屋顶花园走了一圈。

镂空的六角宝塔，奶黄色上飘着静静的蓝。屋顶花园养了珍禽怪兽：笼子里的孔雀，栏里的鹿。下面的街道琳琅满目地挂着招牌，路人大多悠着溜着，不管是马褂西服还是旗袍长裙洋帽，眼皮半闭半合地过着日子。

欧洲已经围攻柏林，整个上海等着看小日本还能撑几天。街上凡有走得飞快的人，失魂落魄绷着一张脸，恐怕都是急着找门路的大小汉奸。

加里摸着塔柱子，铁梯有几星锈斑。

“父王，重打锣演什么戏呢？”

所罗门仔细打量加里，一夜间这小子长过他肩膀，声音变了，有了喉节，乍一眼瞧，已是个俊气的小后生。

加里一直等着到大世界演出，所罗门却心不在焉。露天剧场台两侧有大招牌：“不到大世界，枉来大上海；淳淳海派风，浓浓上海味。”

“我的戏法，惊骇大世界。”所罗门不当一回事地说。

“那么，父王，告诉我，我打哪里来？”

加里不爱说废话，加里要问这个问题，必是到了最不开心之时。



所罗门没有说话，津津有味地抿着威士忌，这个银制的小酒瓶是加里送的，加里从哪里弄来的，就不是所罗门的事。所罗门再穷得一分硬币不响，壶里也留着半壶酒，不过很省着喝。他强迫自己把酒瓶放回口袋，才说：“你是王子，我的；我是父王，你的。我们都来自圣城耶路撒冷！”

加里不喜欢这回答，似乎他也是个酒壶，不必问来历。所罗门曾说过，他姓陈，陈家利，俗姓本名，就像出家僧人一样。俗名没有人会知道的，艺名比乌鸦还叫得响。王子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所罗门王有上百个王子！不过这个所罗门一再告诉他，那个所罗门王最宠爱加里王子。

“我会鸟语和鬼语。我曾从巴格达的幼发拉底河岸出发，靠英勇和顽强打败狂傲不驯的敌人。”

所罗门拂了拂洒在大衣上的酒星。他皮肤白里泛点红，鹰勾大鼻子，个子有五尺半，半个啤酒肚，多年颠沛流浪也没有瘦得住。他只有一套戏装：一身黑西服高顶帽，外加一件黑大氅，只要穿戴起来，便是整个上海滩最威风凛凛的人。胡子一旦抹上金刚蜡，只怕就是整个远东最神气的人物。

但是戏装一脱，他就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潦倒，露在黑礼帽外的头发花白，油光谢顶。

据所罗门说，他十五岁时头发就灰白，二十岁就秃了顶，周边头发倒生得浓密，一直就是原样。前一任所罗门王，三千年前那位哲人王、圣贤王，宝藏无数，就是白发秃顶。“反正前生后世，一切皆是命定。”

这话只能让这个长大的少年更疑惑，所罗门盯着加里紧锁的眉头，戏剧性地长叹一口气：“不过你不要担心，你只是长得像中国人而已，既然是我的王子，就证明你血统纯正。”

加里不在乎国王血统。他早就学会不顶嘴也不追问，看见所罗门王揭开黑氅来，赶紧朝前两步，接过来拿在手里。他们来见大世界的经理，事情办得妥当：明天来签合同。所罗门一高兴，就带加里到这儿来，让小家伙散个心。

所罗门摸着口袋里的小酒瓶，想掏出来，不过忍住了。他走得昂首阔步，“大世界是上海娱乐界顶顶尖尖。臭小子，外滩只是上海的皮肉，大世界才算上海的精神！”

加里还是心神不定，所罗门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的机灵鬼王子。”

“父王，什么赌？”加里随口回答。

“你赢了教你新魔术，我们开张时就表演。”所罗门走了几步，“你输了捆起来加上锁，连伟大的胡迪尼一整夜才解得开。”他笑起来。

不等加里同意，所罗门捻了捻胡子，说出来：“我打赌：你在想念刚才大世界门厅里那个照哈哈镜的小姑娘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谁都看到她的，你没有看到吗？”

“父王，我只看到哈哈镜里的人。”加里实话实说。“你输了，我不喜欢大头短腿丑鸭子。”

所罗门侧过头来，想想，叹口气说，“好吧，相信你。”他知道加里不会向他说谎：“我今天教你一套伸缩牌。我像你这么大，十六岁，早就开始追女人了！东方人不容易长大，鸡巴不容易立起来。不过没关系，好好学，有本事就会有女人。”

所罗门手一伸，花里花哨的纸牌像一架手风琴拉开。

“父王，上个月说我十四岁。”加里抗辩了一句，“谁一个月长两岁？”

“你们中国人有阴历阳历，当然能一个月过两个生日。”

“那么我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你是花两百两银子买来的，我一向跟你实话实说。我奉劝你：少伤这脑筋，我自己生日，也不知道。”他的声音不耐烦起来：“你到底学？还是不学？听着：我还不想教呢！”

加里伸出大拇指，模仿所罗门的豪爽口气说：“学，管他娘的几岁！I don't care！凯尔也没用。”

所罗门笑了：“这就对了。没想到吧，我所罗门到大世界演出！这大世界的经理，说一句话，赛过金字塔一块巨石重。我可爱的王子，你当时在场，真正的 clear？”



“没错，父王。”加里重复所罗门的自信，“我听见了，诺道特！”

他们两人说话，用的是一种上海话夹英文夹意第绪语混起来特别奇怪的语言，只有他们俩才懂。所罗门跟别人说中文时，句子特别短，连不起来。加里对其他人说话倒是一清二楚，走过那么多码头，到哪里，几天后都是一口地道本地话。

加里的上海话，就像苏州妈妈宁波爸爸本地舅舅的完美混合，让好多所谓的上海人都怀疑自己的上海话不纯正。

“听准了？”

加里说。“字字句句清清爽爽。毫无疑问。”

“那就大大好事，马上我，全世界闻名！”所罗门露出微笑。

四年前，日本人打进租界，正是魔鬼最狂的时候。那时他整日东躲西藏，生怕落进集中营。后明白他可以用自己的俄国护照，算是个俄国人。他不想当俄国人，但更不愿意住日军集中营。上海几万犹太人，谁说得准什么时候，日本人会把他们煮一锅汤，送给希特勒当礼物。

这一切就要结束了。轮到他来大世界表演，这真是命运女神飞来亲吻他的时候！

第四章

这天上午所罗门探场子，看见有五六个人已在他之前占用了舞台，就轻手轻脚坐到后排。那些人在台上捣腾着，天师班招牌下写着二十多个字，有什么顶天立地大罗汉、西域公主兰胡儿、绝色妖蛇燕飞飞等等。他看台上的人，服装倒也算整齐，男的青蓝，女的水红淡绿，配得很上眼，补丁打得细巧隐蔽。

那个老家伙正精神抖擞，穿带金边的青蓝长袍，看来是杂耍班班主，降魔驱邪张天师了。他手把手地教几个徒弟。天师就算了吧，连姓张也不好说，所罗门想，就像他自己，借个姓一用。

张天师把长袍脱下搁在椅子上，短衣裤洗旧掉色，像个码头苦力。他们练把式挺认真：壮汉头顶着一个水缸，水缸上单手倒立着一个绿衣女孩子，双腿笔直。场子里很静，听得见水缸下壮汉的呼吸。女孩一个轻跃，倒翻在地上。

“好身手，”张天师夸奖说，拍拍女孩的脑袋。

所罗门左腿自然地抖了抖，猫着腰准备离开，他不想让台上的人看见自己。

可是他马上重新坐回原处，甚至取下黑礼帽。因为那壮汉又托起沉重的水缸，另一个红衣女孩轻盈地从他的肩膀倒立到水缸上，水缸是歪的，平衡就难多了。

“我们这回得放音乐，在大世界嘛，放大歌星的唱片。下午合一合。兰胡儿注意！”张天师看着她：“把脸朝向我，台下人要看你的脸。不要紧绷着，唉，学燕飞飞，笑得甜一些！快把鞋上那朵花勾到嘴边衔起来！”

红衣女孩本来姿势比绿衣女孩更从容，不知为什么，有点紧张，手臂抖了一下，连人带缸倒了下来。亏得张天师接住，但水缸还是砸在女孩子身上，她痛得“哇”的一声叫起来。

那个张天师对红衣女孩态度很坏。听训斥时，她拒绝开口说话，表情倔强，眼半瞥带出内心傲气。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嫩稚孩子！主可怜她吧。

所罗门转过头来，身边空荡荡。这才想到他有意不带加里来，让这小家伙一个人在家里练扑克牌。上次带加里来大世界一次，给了他一点好奇心，就可以了。今天作为一国之王来和大世界经理签合同，这种头等大事，我主有印记，我必一意一心。

所罗门不想再看了，从旁边座位拿起自己那顶黑礼帽来，悄无声息地顺道走出门去。

大世界经理二先生是个鬼头鬼脑的家伙，做生意太精，想让他